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七回 懼官刑僧俗雙認罪

武姑子說到此處，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城隍爺，張立將人頭拿去，情實要扔在趙洪家中，移禍於趙洪。不料那一日晚上，趙洪家有事，不得下手，張立就扔在江寧縣城隍廟前井中。自此以後，又不知怎麼樣，我妹妹的人頭又弄到劉大人衙門。這就是實情。望城隍爺超憐，拿張立問罪，與小尼無干。」說罷，只是叩頭。劉大人望下開言，說：「判官，記了蓮花庵女僧的口供。」諸事已畢，輕輕地下了神台，打後門而走。書辦和英、承差陳大勇也溜將出去。劉大人一見，吩咐陳大勇：「如此這般，如此這般，在城隍廟看守女僧。」劉大人吩咐已畢，帶領書辦和英出了城隍廟，回衙而去。書辦把劉大人送入內衙，他才回家。不表。且說劉大人及至到了衙門，天只四鼓，打鋪安歇，一夜晚景不提，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張祿請起大人淨面更衣，茶罷擱盞。劉大人吩咐張祿：「傳出話：叫外邊的伺候，本府升堂辦事。」小廝答應，翻身出了內書房，來至堂口站住，將大人之言傳了一遍，又到內書房回明了大人。大人點頭，隨即起身來，往外面走。來至外邊，張祿閃屏門，劉大人進暖閣，升公位坐下。眾役喊堂已畢，兩旁站立。劉大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值日承差何在？」「有，小的朱文伺候大人。」大人說：「你速到城隍廟中，把王明與蓮花庵的女僧傳來，當堂問話。」這朱義答應，翻身下堂，出衙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差人王明，被假城隍爺打了二十五門門，眼子也打腫喇，又搭著和英與陳大勇扯著腿子又一拉，將他扔在山門底下，他就在那躺了半夜，屁股略薄兒的好了點，他就一骨碌爬將起來，瞧了瞧天有辰時喇，心中應記著蓮花庵中的女僧，怕的是再跑了，再叫劉羅鍋子再打頓板子，那可就算是死定喇！王明想罷，不敢怠慢，慌忙邁步往裡面跑。

且說陳大勇奉劉大人之命，在城隍廟的暗處看守女僧。一見王明前來，他就暗自出了城隍廟的後門，回衙交差不表。且說王明來至大殿，舉目一瞧：武姑子還在供桌腿子上鎖著呢！

這才放心。

王明舉目留神看，不由著忙吃一驚：上面城隍不見了，座位之上空又空。王明一見只發怔，猜不透其中就裡情。

自己思量這件事，大有情隱在其中：昨夜晚，我和女僧說玩話，城隍爺吃醋不肯容，他說我，私奸佛門徒弟，吩咐拉下莫肯容。只聽兩邊人答應，聽聲音，好像陳大勇那漢，打我也不像毛竹板，好像槓子一一楞。真真這才悶死人。莫非是，劉羅鍋子的計牢籠？正是王明胡思想，一抬頭，瞧見朱文往裡行。不多一時上了大殿，說「王大哥留神要你聽：我奉那，大人之命來傳你，一同女僧進衙中。」

快些走罷不怠慢，大人立等問分明。」王明聞聽不怠慢，供桌下，慌忙解下那女僧。邁步翻身齊出了殿，二人說著往前行。王明的，腿帶棒瘡紫又疼，又不好說這隱情。走一步來把牙一咬，齜牙咧嘴皺眉峰。朱文一見開言道：「王大哥，你為何面帶著愁容？」王明聞聽口撒謊：說「著兄留神你是聽：昨黑家，廟中看差將寒受，只覺陣陣肚子疼。」他二人，說話之間來得快，府衙不遠面前存。王明、朱文二人，說話之間來至轅門，正遇劉大人升堂。

朱文說：「王大哥，你先等一等，我進去回話。」說罷，朱文往裡面走，來至當堂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小的朱文，把王明和蓮花庵那一女僧傳了來喇，現在衙門外伺候。」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這朱文答應，翻身走出，來至外邊，眼望王明，說：「大人吩咐：叫你帶進那一女僧去呢，當堂立等問話。」

王明答應，帶定武姑子往裡而走。來至當堂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王明昨日奉大人之命，把蓮花庵的女僧帶至城隍廟中，小的看守一夜，今將女僧帶至當堂，討大人的示。」

劉大人座上一擺手，王明站起，一旁侍立。劉大人往下開言，說：「那一女僧，害命之事，招與不招？快些說來！」武姑子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小尼原本不曾殺害人命，叫我招什麼？」

劉大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你也不肯善自招承，少時便叫分曉。」

這清官，座上開言把和英叫：「快取他的口供莫消停！」

書辦答應不怠慢，取出那，女僧原招手中擎。劉大人吩咐「拿下去，遞與蓮花庵內僧。」淫尼接過瞧一遍，才知中了計牢籠。只後悔，昨夜不該說實話，原來是，羅鍋子假裝城隍在廟中。既然昨夜把實情訴，今日裡，要想反招萬不能。女僧想罷將頭叩，「大人」連連尊又尊：「速提張立來問話，小尼已往盡招承。」劉大人，聽罷女子前後話，吩咐朱文莫消停：「快到監中提張立，本府立等問分明。」

承差答應翻身去，逕奔南牢快似風。不多時，把張立帶到府堂上，劉大人，往下開言把話明：「你為何，因奸不允傷人命？豈不知，王法無私不順情？事犯當堂有何辯？快快實訴莫消停！」大人言詞還未盡，武姑子旁邊把話雲，眼望張立把冤家叫：「老娘替你早招承！料想強辯也不能夠，何苦枉去受官刑？」張立聞聽女僧話，好一似，涼水澆頭懷抱冰，仰面朝天長吁氣，自己後悔在心中：絕不該，因奸不允傷人命，一時酒後擅行兇。我如今，有心不招這件事，羅鍋子，未必肯善罷容情。武姑子也已全招認，你叫我，跳到黃河洗不清。倒不如，當堂之上說實話，早死早減早脫生。張立想罷時多會，望上叩頭把話明。

張立想罷，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武姑子既然招認，小的也不敢強辯」就把那因奸不允，酗酒一時將武姑子的妹子素姐殺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大人上面又問，說：「死屍首現在何處？」張立聞聽，說：「回大人在上：屍首現在蓮花庵的後院之中埋了呢！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你為何又將人頭扔在官井之中，不知是取何緣故？」張立聞聽，說：「大人，小的只一家有仇，他就住在東邊，姓趙，名洪，小人實指望將人頭扔在他家院內，移禍於趙洪，不成望那一天晚上，他家有事，人煙不斷，未得下手，所以小的就扔在官井之中喇。這就是實情，小的也不撒謊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吩咐書辦記了口供，拿下去，叫張立與武姑子畫了花押，劉大人又看了一遍，吩咐：「將張立與蓮花庵的女僧暫且收監。」下役答應，登時將他兩個帶將下去，收監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又吩咐王明，將那個鹽醃的死小孩子抱了來，這王明答應翻身下堂，出衙而去，不多一時，他把那個死小祖宗抱了來喇，放在當堂。劉大人一見，說：「王明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大人。」劉大人說：「這就是你的差使：你就抱著他跟著本府到高大人衙門交差。」「是，小的是應當的。」王明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把他的小祖宗又抱起來喇，在一旁伺候。劉大人又叫書吏拿著張立與武姑子原招，然後吩咐預備馬。手下人聞聽不敢怠慢，登時將馬轡上，趕到滴水。劉大人一見，站起身來，往下而走。來至堂口站住，下役墜鐙，扶持劉大人上了坐騎，並不用執事眾役尾隨，出了府衙，逕奔了高大人的衙門而來。就只是王明抱怨，說：「好的，我這承差，當泄了底喇，竟挾起死孩子；趕明日我就要置買個扛，抬一抬喇！」

不表王明心中抱怨，再表劉大人正走之間，來至高大人的轅門，下了坐騎，手下人接過馬去。劉大人打書辦手內接過張立與武姑子的原招口供，進了巡撫的轅門。眾巡捕官一見知府劉大人前來，齊都站齊。劉大人來至巡捕的跟前站住，說：「與我通稟大人，就說城隍廟中的人頭，我劉墉審問明白，現有原招口供在此。」說罷，遞與巡捕，然後又將井內撈上死人一口，言講明白，又把私訪拾了個死孩子、得了消息的話，又說了一遍。巡捕官聽罷，不敢怠慢，手拿口供，翻身往裡而去。

巡捕官聽罷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裡行。來至院門忙打點，驚動了裡邊內廝人一名。宅門站住開言說：「打點傳報有何因？」巡捕聞聽不怠慢，就把那，劉大人之事說個明。然後將口供遞過去，內廝接來往裡行。來至書房把大人見，遞過原招與口供。高巡撫接來仔細看，不由心中喜又驚。喜的是：無頭的公案能判斷，果然羅鍋子學問通。

驚的是：不懼上司是個硬對，更有那，我要想錢萬不能。

倘若是，一步道兒走的錯，劉羅鍋子未必容。我何不，打發他早離了江寧府，省得我心中擔怕驚。一套文書將京進，保舉劉墉

往上升。高大人想罷時多會，眼望來福把話云：「決去告訴劉知府，叫他回轉衙門去，不必伺候在我衙中。」

你就說：本撫偶把風寒染，暫且不必理事情。」來福聞聽答應「是。」邁步翻身往外行。轅門見了劉太守，就把個，高大人言詞說個明。劉大人聞聽不怠慢，出了那，巡撫衙門上走龍。馬上開言把王明叫：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那一個，鹽醃的孩子不要了，賞了你罷，難為你廟內看女僧。」

本要將你打去報，罷罷罷，將功折罪把你容。」劉大人，說話中間來得快，自己的衙門在眼下存。

劉大人來至自己的衙門，至滴水下了坐騎。張祿接進大人，到內書房坐下，獻茶已畢，隨即擺飯。劉大人用完，張祿撤去傢伙，不多時，太陽西墜，乘上燈燭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張祿請起大人，淨面更衣，茶酒飯罷，劉大人吩咐：「傳出話去，叫外面伺候，本府升堂辦事。」這張祿答應，出了書房，來至堂口站住，照大人的話傳了一遍，翻身往裡而走，來至內書房，回明大人。大人點頭，隨即站起身來，往外而走。來至外邊，張祿閃屏門，劉大人進暖閣，升公位坐下。眾役喊堂已畢，旁邊站立。劉大人才要判斷民詞，忽見一個人走上堂來，跪在下面。